



主持人:张思成



# 百年沧桑树士堂

吴单/图 陈曦/文

寻找「复活」树士堂的有志之士

陈曦

记者手记

宗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,近代以来在疾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中,宗祠曾作为族权的象征而被历史的洪流所冲击。时移世易,附着在宗祠身上的政治意味早已散去,它的文化属性大大的凸显了出来。宗祠集成了建筑、民俗、移民、美术等大量文化信息,是凝聚着浓浓乡愁的宝贵文化财富。

安康留存下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宗祠并不多,很多都已经被废弃了,没有“人气”的老屋,正在陷入加速损坏的困境中,亟待找到更有效、可持续的方式对之加以保护和开发。树士堂是汉阴凤堰吴氏家族众多祠堂中硕果仅存的一座,离吴家花屋大概有20分钟车程,虽然历经百余载岁月洗礼,但其厅堂里的老匾、梁枋上的雕花、飞檐上的彩画,依然印证着其往日的华美。谁能想到这样一座美轮美奂的文化建筑,由于时代的局限曾遭受令人痛心的毁坏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树士堂曾经作为当地的敬老院,住在里面的孤寡老人将撬得动、卸得下的木头构件全当柴火烧了,如今天井四周的花格子门窗已荡然无存,多少工匠的艺术巧思化为了灰烬,门前一字排开的七棵大桂花树也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幸赖大柱大梁的支撑,树士堂的主体结构得以保存至今。

本世纪初,当地政府将树士堂交给吴氏家族管理,吴家人集资对其进行了抢救性维修,近几年都在此举行清明祭祖活动。但是仅凭一家一族的力量,难以恢复树士堂的原貌。与修葺整治、游客如织的吴家花屋相比,树士堂的确是个“破落户”了。

采访中,当地群众和吴氏族人殷切希望政府和社会力量形成合力,对树士堂进行保护性维修和开发,逐步恢复和创新一些民俗文化活动,使树士堂“满血复活”,成为一处与吴家花屋互相联结的文旅景观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建设美丽乡村,“不能大拆大建,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”“注意乡土味道,保留乡村风貌,留得住青山绿水,记得住乡愁”。各地积极探索、扶持,不少地方依托丰富的村落文化资源,将文化生态、自然生态修复相结合,发展乡村旅游、生态农业,走上了文、农、旅融合发展之路。特别是在广东、福建一带,由于政府和界的共同努力,祠堂也在不断“进化”出新的角色与价值:有的祠堂年年月月仍是同姓家族的欢聚之地,有的祠堂成为了居民的活动中心,有的则成为了传播地方文化的博物馆,有的祠堂用上了VR技术传播红色文化……

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愿有志之士携起手来,广开思路,使这座见证百年沧桑的树士堂重放荣光。

## 新闻链接

◆ 2016年以来,国家文物局支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实施的“传统村落保护公益项目——“拯救老屋行动”在各地推进。“拯救老屋行动”采取政府委托,社会组织运作、监督、管理的项目实施办法,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。各地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新机制,吸引了农民回村发展乡村旅游,促进了非遗项目活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改善,有效激发了传统村落的活力,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打下重要基础。

◆ 2015年,广东省文明办印发了《关于在全省开展文化祠堂建设工作的意见》,计划到2020年建成1500个文化祠堂,内容包含“有姓氏文化、有乡村民情、有乡风民俗、有乡贤骨、有核心价值、有乡村美景”——“六有”。

◆ 陈家祠是广东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完好的传统岭南祠堂式建筑,这座久负盛名的百年古建筑,现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在地。博物馆收藏各类珍贵文物与现代工艺品精品2万多件(套),设有11个展厅,向观众展示岭南传统建筑艺术和丰富多彩的民间工艺,仅文创方面的销售额就达600万元。

◆ 佛山市三水区分区创新探索“祠堂+文化”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文化发展模式。根据各祠堂特色,以1个多功能活动中心+N个活动组织的“1+N”模式探索建设“一祠堂一品牌”,并推动实现品牌活动交流与资源流转。

◆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。几年前,原户籍人口1400多人的村子常住人口不足200人,部分老宅年久失修,只剩残垣断壁;村里原有120多栋明清建筑,多栋被拆除。2017年5月,在政府支持下,龙潭村开始拯救老屋,复兴古村。还创新推出“认租15年”运作机制,谁租房谁修缮,与租客签订15年合同,15年内每年每平方米只收3元钱租金,以吸引社会资本修缮民居。一座座荒废的老宅被认领修缮后,既保存了村庄原有风貌,又发展起了新兴业态。

(部分信息来自新华社,本刊综合)

随着汉阴凤堰古梯田蜚声四海,吴家花屋已是游人如织。但游罢吴家花屋的游客很少知道,就在那附近还有一处吴氏家族的遗迹——树士堂。寻找树士堂,需要从吴家花屋驱车近二十分钟,这一路上的良田过去大多都是吴家的产业。相比修缮一新的吴家花屋,树士堂是落寞的,它在漩渦镇发场村七组一处缓坡上孑然而立,虽离漩渦公路仅一百余米,但在密林掩盖下很难发现它的踪影。

树士堂由迁居凤堰的吴氏先祖吴上钟的第五子吴仕鳌倡修,曾是吴氏移民家族的支祠堂,如今已是吴氏仅存的一座颇具规模的祠堂了。这座曾经记录着吴氏历代荣光的建筑,如今大门紧锁,雕梁画栋已略显陆离斑驳,但它所浓缩的岁月又是如此清晰。

推开树士堂的门,就像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,一个家族的发展史,一个群体的迁徙史,甚至是一个王朝的兴亡史。



1796年农历正月初一,迎着新春第一缕阳光,嘉庆皇帝从父亲乾隆手中象征性地接过大清帝国最高权利。史无前例的禅位大典,是乾隆皇帝为自己的全盛之梦增加的最后也是最亮的光环。这一天,他们为时间重新命名——嘉庆元年,但却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。仅仅数天后,波及川、陕、楚、豫数省,绵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爆发,乾隆皇帝精心织就的“全盛之世”的帷幕被拉下,嘉庆帝迎来的不是朝霞,而是一个老大帝国的黄昏。

嘉庆元年,白莲教教民在襄阳起义,彼时湖北、陕西、四川交界处,流徙了千百成群困苦无依的“棚民”,起义军出楚入陕,出川入楚,在流动中壮大,起义烈火很快燃遍了巴山老林。在帝国落幕的序曲中,汉阴堰坪吴氏走向了家族的荣耀时刻。

当时,张汉潮部是起义军中一支劲旅,该部先攻襄阳,转战于湖北中部、北部,再进攻河南西部各地,继而攻入陕西,遂入安康,嘉庆元年五月初已逼近郡城,后续部队相继进入汉阴、紫阳、西乡等地,往来于川、陕、楚之间,兴安、汉中两府成为双方鏖战的主战场。起义军时分时合、忽南忽北,清廷不断增兵会剿,收效甚微。陕甘总督、陕西巡抚“纵贼陕西,遣戍伊犁”;经略大臣勒保速问治罪,明亮代之,不久明亮亦因追剿张汉潮不力被免职查办。明亮自知追剿张汉潮“往来五省,无功可言”,皇帝严厉斥他“不过随贼奔跑,徒耗兵力”。

谁能料到让朝廷正规军无力的劲敌,却被团练乡勇重挫其锋。嘉庆初,张汉潮部多次袭扰汉阴县堰坪区域,已是南山三铺(漩渦原称堰坪铺,上七原称鳌头铺、汉阳铺)总乡约的吴上钟用自家的经费,雇募乡勇奋起抵抗,当地至今流传着活捉张汉潮家属的故事。事后,朝廷嘉奖吴上钟“五品军功”,授“武德骑尉”。

嘉庆五年,嘉庆帝采纳坚壁清野的建议,下诏修筑寨堡。为保家安民,吴氏家族积极响应,吴上钟与吴上铭、吴上钢等兄弟族人一起,修筑起太平寨,中和寨等大量防御性寨堡。寨堡的兴起,使起义军处于无人可补、无粮可续的孤立境地,从此形势江河日下。因军功显著,吴上铭、吴上钢也相继被朝廷嘉奖为“武德骑尉”。

硝烟已散去,吴上钟兄弟的神主牌位已经供奉在树士堂上。当年,汉阴厅、汉中府君,当地士绅赠给吴上钟的一乡善士、望隆乡曲,服公正第等匾额依旧挂在树士堂前厅,老匾油漆已经剥落,但每一个字背后都是一个故事,似乎都在诉说吴上钟的传奇人生。



树士堂建筑面积五百六十七平方米,主体建筑尚存,中间是天井,北有神殿三间,南有前殿三间,东厢是更衣室,西厢是茶房,东西两厢的楼上为祭器保管室。东侧有附属房大小六间:北是厨房和库房,南边是休息兼开席的担子屋,中间是两个卧室,卧室西面是个小天井。在大门前院坝外坎,曾有直径达80厘米粗的七棵一字排开的桂花树。

这七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砍伐的桂树,也许象征着修筑树士堂的七兄弟。这七兄弟是吴上钟的孙子,吴仕鳌的儿子。咸丰壬子科,吴仕鳌的三子敦儒中了文举人,四子敦良中了武举人,次年,五子敦敏又中了进士。他年过七十,思量自己无力建祠堂了,就与七个儿子商定建祠堂的事,并提议祠堂叫“树士堂”,以昭示后人要重视读书。

晚年的吴仕鳌多想后事,先后买下建祠土地和六个庄子,几年后以抓阄方式为七个儿子分了家,分家时特意叮嘱了建祠之事。咸丰五年七月,吴仕鳌临终前又叮



咤了建祠一事。为完成父亲遗愿,同治年间,兄弟七人做了修筑祠堂的筹备工作。光绪元年便动工修筑主体,过几年附属建筑也完成,一个功能齐备的树士堂就落成了。

祠堂是家族的圣殿,是家族兴旺的标志。当孙辈将神主牌位请进这座灰瓦顶、透花脊、花草雕饰的祠堂,吴上钟若在天有灵,兴许也会觉得欣慰。他何曾想过千里流徙到巴山老林,家族会取得今日的荣耀,当年他也不过和那些参与白莲教起义的“棚民”一样,贫无立锥之地,没想到子孝孙贤,进士、举人、太学生济济一堂,吴氏成为当地声名显赫的家族。

吴氏的发展总是与清王朝的历史走向有着惊人的契合点。白莲教起义的危机其实早已在乾隆中期埋下,而吴上钟兄弟正是这一危机的亲身经历者。乾隆中期以来,人口暴增,特别是两湖两广生齿日繁,人稠地狭,土地问题日益严重,逐渐演变成民族矛盾、社会矛盾等互相交织的大危机。各地穷民迫于生计,纷纷前往川陕就食,旋即依岩栖谷,成为居无定所的“棚民”。长沙吴氏迁陕落业堰坪的第一代,正是这万干流民中的一员。

乾隆十七年,生于长沙善化的吴上锡变卖家产为父亲办了丧事,次年又遇大旱,生计更加困难。一天傍晚,他去探望一位叔父,刚走上院坝,开着的门却掩上了,只听屋内低低女声:“叫花子来了,把饭菜收拾了,到外边屋里喝茶去。”吴上锡转身离去,心想人不自立,下贱如此,便卖掉家当,获钱几百个铜板,一路走到兴安府汉阴厅,口袋里仅剩八个铜板。他先于木材厂卖苦力,又到堰坪铺杨建候家做工,传授种稻的疏、导、灌、泄之法,使杨家粮产大增。

有了这样的因缘,吴上锡的堂兄弟吴上钟也带着两个弟弟来到堰坪。杨家子孙不肖,陆续把房屋和田地卖给了吴氏四弟兄。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,四弟兄立足堰坪,开发梯田,成家立业,反客为主,一跃成为了当地的旺族。



曾经的树士堂并不像如今这般落寞,它一落成就成为吴氏家族的文化集中地。每年的清明、冬至,吴家人都要在这里举行祭祖活动(俗称办会)。

清明会耗时多些,会前十几天就开始抬着猪头、整鸡、整鸭、香、烛、纸、炮和清明吊,吹吹打打地到祖坟前挂清,只有组织了挂清,才有办会的资格。在祠堂祭祖,有一整套仪式:更衣、整队、行跪拜叩头之大礼,诵读祭文,表扬尊祖孝亲人物等。仪式结束,便开席宴饮,席间饮酒不可过度,过则必惩。而冬至会,正会期仅一天。

除清明、冬至两次集会外,这座祠堂其余时间又兼做家塾,虽是吴氏家塾,但当地各姓氏子孙都可在此读书。祭祖会由各房人轮流举办。光绪年间,先当会首的,是咸丰年间读书获功名三人,其次是吴仕鳌的其他四个儿子,然后才轮到其他晚辈。1949年,吴家人在树士堂举办了最后一届祭祖会。此后,祠堂收归公有,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了敬老院。2006年春,漩渦镇政府将祠堂交给吴氏家族管理,吴氏家族捐资对祠堂进行了抢救性维修,并每年在此举办祭祖活动,但是难以恢复其往日的荣光。

从清末到共和国,树士堂所经历的岁月正是中国在疾风骤雨般变革的年代。在这风云际会的时刻,吴氏子孙都在选择自己的道路,有的留学海外,有的成为国民政府官员,有的追随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……所谓家国天下,家与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若合符契。虽然吴氏后人仍然在这片土地上耕耘,但随着旧中国生产关系、社会关系的瓦解,作为宗族组织的吴氏家族也从整体上分崩离析了,树士堂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默默地走进了历史深处。

当历史的烟云散去,那些曾走上不同道路的人的名字又回到了树士堂,此刻他们仅仅作为亲人而相依在一起。时移世易,作为族权象征的树士堂已经不复存在,如今,当人们面对木构件七零八落、天井花格子门窗全无、漆彩斑驳的树士堂,想到的仅仅是岁月的留痕和文化的沉淀。当地群众和吴氏子孙所翘首以盼的,是希望在政府和的帮助下,进一步修复树士堂,去唤醒一段沉睡的历史,激活一种文化的留存,为当今的文化建设增加一道靓丽的光影。